

江湖

哥俠傳

平江不肖生著 士集

上海環球書局印

中華民國十九年五月初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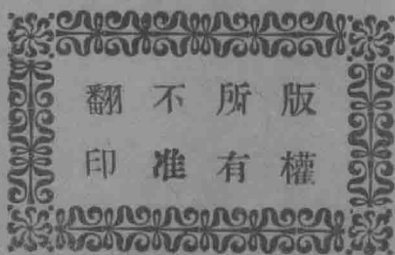
繪圖 江湖奇俠傳 (全三集)

『全部價洋八元六角』

第一集至五集每集價洋六角

第六集至十二集每集價洋八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著者 平江不肖生

印刷者 環球書局

發行所 上海大連灣路 環球書局

印刷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環球書局

總發行所 環球書局

分發行所

北京 天津 奉天 吉林 保定 邢台 綏遠
太原 濟南 烟台 武昌 漢口 宜昌 長沙
常德 衡州 重慶 南昌 蕪湖 安慶 合肥
徐州 南京 無錫 杭州 嘉興 紹興 溫州
關銘 福州 廈門 廣州 汕頭 梧州

環球書局

江湖奇俠傳目錄

第十二集

平江不肖生著

第壹百零伍回

酒樓嘯傲朋原巾幗

岐途誤入虎染胭脂

第壹百零陸回

白髮登徒宜淫盤龍寨

紅顏蕩娃定計楫迷津

第壹百零柒回

二俠陷神機籠罩鸚鵡

征途逢師傅瓦礫俟鷄

第壹百零八回

破樊籠雪因雪恥

返故里雁賓延賓

第壹百零玖回

鷄鳴山鄉愚陷少女

馬王廟菩薩娶老婆

第壹百零拾回

乞丐婆尋仇擊俠客

余八叔助友逐邪魔

第壹百拾壹回

普渡慈航禪心恕妖道

重尋舊雨蔑片欺孤忠

江湖奇俠傳

不肖生著

第一百零五回

酒樓嘯傲朋原巾幗

歧途誤入虎染胭脂

題詞

撲朔迷離姊妹花

屠鯨醋海展中華

沉香窟內香消散

木魅山魃悲失家

話說那老道有什麼要事求助於齊六亭咧。原來那老道就是哈哈道人。因爲周小茂千里尋親。哈哈道人妨他徒弟中途有失。特將齊六亭醫治全愈。他日遇見周小茂。多一臂膀。當日周小茂別了哈哈道人及泥金剛等。沿途瀏覽風景。一心記掛老父。却無心領畧街市熱鬧。一日來至一所村庄。祇見那村裏的房屋。密密層層。左右排列。却



很齊整。居中一條街市。極其寬敞。雖說不上什麼百商雲集。那些柴米油鹽。布帛木茶。各種應用物品的商店。可稱得是應有盡有。男女老少。在那街市之上。川流不息。漸漸的晚烟炊起。籠罩深林。那煙霧之間。反映着一抹斜陽。照得街市上飛塵作赤紫色。別有一種美觀的風景。周小茂身歷其境。放眼四望。却很覺有些天然樂趣。當時一人慢步搖着。反不覺精神疲倦了。轉眼經過一座酒店。他倆一看。乃是雙開間的門面。坐西朝東。雖然是兩間茅屋。收拾得却很精緻。門頭以上。高挑着一箇藍布酒幌兒。掩映在兩顆倒垂柳之中。隨風飄蕩。當門的簷前。直豎着一塊柳木招牌。牌上貼了一張紅紙。直書天真酒樓四字。那牌上的紙色。已被風吹得作淡黃色。一條一條。還有許多裂痕。木牌兩角之上。斜挿着兩枝金花。一幅猩紅綵布。都受風日剝削。黑越越的結成一團了。周小茂獨自



信步進門。祇見那兩間茅屋之中。中堂懸了一幅對聯。寫道。天禾欲平。豪傑潛蹤惟市井。真無可試。英雄長嘯在酒樓。左壁懸了四幅真草隸篆。右壁懸了四幅梅蘭竹菊。那些空白的壁上。還貼着許多彩畫。大堂內擺設八張方桌。都收拾得亮油增光。說也奇怪。那天真酒樓裏面。雖然收拾得這般齊整。却不見有一個酒客。周小茂向裏看去。就覺有些兒奇異。他倆走進客堂。便揀了一個清潔座位。方將包裹等件取下。呵腰坐去。忽見一個堂倌。年紀約在五旬左右。笑臉向前攔住道。這位爺們尊姓。可是從麥府上來的。周小茂便坐着說道。我們都是姓周。乃是過路的行客。堂倌聞說。又向他倆上下。細看了幾眼。復又笑道。實在的對不住。小店今天。已被麥府包去了。不許另接外客。還是請向別處設法罷。周小茂聽說。就老大的不高興。便要起身走去。周小茂復問道。此地咱們是初到的



。什麼都不曉得。可還有別樣處所。我們不獨是要喫酒飯。還得休息幾天咧。那堂倌聽說。暗忖了半晌。方說道。街北還有一月高興酒店。但是今天也被麥府上包去了。若是明天。我們這裏也可以閒空的。不但可喫酒飯。就是屈爺的駕。寬住幾日。也能辦得到的。周小茂不悅道。如此我們今天是沒有投奔處所咧。堂倌祇笑着搖頭。半晌方接說道。很不容易。周小茂又躊躇了許久。仍舊堆着笑臉兒道。如你所說。我們豈不先凍餓一夜。再說住宿麼。你須知我們乃是行路的人。並不要什麼上房高座。天色已晚。前路尙不知何處。纔能落腳。我們可能商量着辦呢。不拘是什麼所在。我們敷衍一頓。住宿一宵。明天就是貴處的買賣。照料不開。我們再向別處設法。也可以的。大家都是混世的人。出門的漢子靠朋友。就是那姓麥的再厲害。也可以原諒的。堂倌聽說。轉臉向簷外。看了一眼天



色。方向周小茂道。天時還早。俺去與店主商量着看罷。急轉身走去。祇見他走進後房。與一個管賬先生。咕嚕了一會兒。又見他轉身出來。笑向周小茂道。我們管賬先生說的。並非有心不肯方便。開店的人家。誰願將買賣。向着門外推去呀。無奈那位麥爺太厲害。我們這梅花庄裏。都稱他做活黃巢。就是縣太爺到此莊兒裏。第一步。就得先向他老人家請安。咱們做買賣的小百姓。誰又敢向他瞪一瞪眼咧。如今你這位爺。既是外來的客人。咱們也不便強推爺們出店。惟有兩句話兒。須得交代明白。周小茂便問他什麼說話。堂倌道。小店房屋狹小。正房與正座都不多。前三天已被麥府包定。如今廚房的後面。毛廁左旁。尙有一間小屋。平日是堆柴堆米的。如今閒空着。是我們店主人的臥室。並不在麥府包定之中。能否屈駕暫住一夜。我們並不算房金。祇待明天騰出正房。首先就將爺



們移去。那時爺們愛住十天半月。咱們再照規矩算賬便了。周小茂又問道。還有什麼呢。堂倌道。就是這個座位。也是麥府包定的。無論如何。總得請爺們。在自己的住房裏。飲酒用飯。麥府那裏的閒人很多。免得給他們看着說話。周小茂不悅道。可還有別話說麼。堂倌又怔了一會兒。始笑嘻嘻的說道。這句話。爺們可不要聽了。着惱。咱們也曉得不應該說的。但是不預先說明。又怕爺們錯怪。……周小茂發急道。你快些直說罷。咱們出門的漢子。總好商量。堂倌忙拱手道。多謝你啦。咱們奉了麥府的特命。無論什麼遠來的客人。這三五天裏。不許留住的。所以今留爺們。能請爺不出頭露面。給他等看見。那是再好沒有了。倘若被他們看着。也求爺都說是咱們店主的親眷。務必莫說是行路的客人。常言說得好聽。與人方便。自己方便。想爺台。也可以屈允幾天的。周小茂發怒道。這



是什麼話。難道這個莊兒。都被他姓麥的。買盡了嗎。這莊兒裏。既有大路。直通南北。就不能夠攔住行人。那姓麥的。可是什麼猛虎孽龍。俺周小茂倒要去問他個明白。嚇得堂倌連連作揖打扞。迭說求爺莫要多事。周小茂正要起身走去。忽被堂倌拏住道。行路的客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喫一分虧。多得一分福氣。爹們都是做大事的人。又何必向着他們尋氣啣呀。再說爺們高興。多住十天半月。終久是要他往。咱們這店裏的買賣雖小。却一世也不能離開此地。就說爹們的威風。能將他等壓倒。若爺們去後。我們這個小店。可受不了啦。好爺爺。你老請賞個臉兒。莫要動氣罷。周小茂被他這一番恭維。滿肚皮的憤氣。一時也發作不了。於是順風轉舵。變了個笑臉兒說道。小二哥。你莫要害怕。咱們行路的人。那敢在路上尋事。強龍不鬥地頭蛇。誰來尋這些閒氣。這不過一時聽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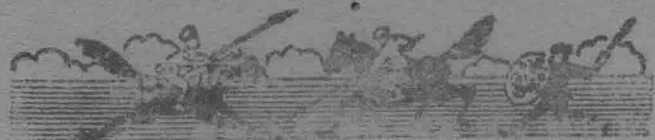
。有些發悶罷了。你放心。店主怎麼招呼。咱們就怎麼照辦啦。堂倌這纔放心。急忙將他領到後房。那時黃昏燈上。日色無光。周小茂又要了一壺白干酒。一盤滷汁五香牛肉。還要了兩碟醬小菜。獨自對酌起來。那時堂倌備辦整齊。方要轉身出房。周小茂便喊住道。小二哥。怎麼前面麥府上的賓客。還不來呢。堂倌說道。早得很呢。他們每次包定咱們的店房。至早總在二更之後纔有人來。說不定空包一天。臨時又在別處去熱鬧的。周小茂也笑道。那嗎。你這時正是箇閒人。此地有的是酒菜。何妨呷他幾盃。那堂倌本來是一箇酒鬼子。素來是聞嗅不得酒香的。如今聽說請他呷酒。又怎麼捨得推却。便笑嘻嘻說道。爺們花錢。那能使咱們賣酒的過癮呀。周小茂笑道。大家都是朋友。這又算得什麼。說着便。一手移過竹椅。一手就去拉他入座。堂倌也就半推半就。走近案前說道。如此俺



也不敢客氣。大胆陪爺們幾盃。轉身又取來一副盃筷。便站在案前。與周小茂共飲。那一飲一酌之間。周小茂對他。無非詢問些鄉風土俗。那堂倌初飲之際。還覺有些兒拘束。後來他的酒興大發。也就有些忘乎其形。二人不覺呷了四大壺酒。實則那堂倌。足呷有三分之二。他兩頰流丹。漸覺有些兒醉意。周小茂。趁着這個機會。便詢問那姓麥的家世與住址。堂倌糊裏糊塗。就切實的說了一遍。周小茂正要詢那姓麥的。包定這店房原因。祇聽那不做美的管賬先生。大聲喊道。堂倌。堂倌。天時不早。恐怕麥府上就有客來。你少說些閒話。莫要又鬧出是非來。堂倌忽被他驚醒。也不取再說什麼。忙著照應周小茂一人。匆匆用畢晚膳。却轉身走去。周小茂見堂倌走去。也覺這事很有些奇異。若要再去詢問。量那堂倌。也是不肯再實說了。祇好暫且休息片時。再作道理。誰知足候至二更以後。依



然不見動靜。他倆便自己悄聲商量。好在那麥家的住所。他等已打聽着了。與其坐着默候。何如冒險探尋。主意既定。就將房門緊閉。熄燈假寐。直待夜深。再施展他等夜行技能。去窺探原故。誰知心中有事。精神就分外的強旺。即時熄燈就枕。要想靜睡一會兒。也是辦不到的。耐心等候。約混過一時之久。祇見店裏內外人等。都入了睡鄉。他倆纔換了夜行衣服。破牕飛去。接說那梅花莊。本是一個很大的鎮市。全莊之中。居住足有一千餘戶。他是南來北往。必經之地。名稱雖是個村莊。那市面却異常繁盛。莊北有所麥家大樓。那房屋寬大。可稱全莊之冠。這所大樓的主人翁。姓麥名孟雄。表字振剛。年六十一歲。本是官宦之家。他的祖父。乃是明末的顯宦。一說他就是麥簡的嫡裔。財產百萬。父母早亡。他元配夫人梁氏。死去很久。膝下祇有二女。長名娜秀。次女娜艷。一個年



方二九。一個祇十六歲。那麥孟雄文武雙全。相貌堂皇。生得却十分冠冕。文能倚馬萬言。武也精通十八般武藝。他練就一柄飛叉。真使得神出鬼沒。有萬夫莫當之勇。可惜他行爲不正。霸佔在梅花莊裏面。姦淫擄掠。無所不爲。他兩個愛女。頗有父風。也是不務正道。二人的武藝非凡。娜秀使一柄三尖兩刃刀。娜艷使兩把七星劍。都要得天地爲愁。鬼神對泣。後來有個賣卜的老道。自稱賽半仙。也精通煉丹煉劍等術。恰與麥孟雄父女相見。就說麥孟雄。是武曲星下凡。娜秀娜艷。都是瑤臺仙侶轉世。並自稱是純陽祖師化身。上帝曾有勒令。使他等下凡。重整乾坤。將來必做出驚天動地事業。這幾聲法螺。直吹得麥孟雄父女。豪興大發。便在梅花莊左側。約有二里之遙。建築一所大寨。一手由賽半仙造成。什麼乾三連。坤六斷。依照八卦的形式。修造起來。寨中又高築四大密室。一名輯迷津。



是專供麥孟雄。假紅抱翠的。一名沉香窟。是專供娜秀娜艷姊妹。翫花賞月的。一名三才宮。是專賽半仙。運氣煉丹的。一名乾坤殿。是專供全寨中人。會議秘密大事。與麥孟雄特開什麼新奇宴會的。那四室的啟閉。皆由賽半仙暗設秘密機關。倘有人深入其中。不啻自投羅網。脫身不得。且有姓命的危險。那山寨的總名。就稱為盤龍寨。隱含有盤龍在天之意。那麥孟雄自得賽半仙之後。儼然自覺是九五之尊。大變其本來的面目。持尊賽半仙。為神武軍師。一面廣招江湖好漢。一面又藉團練為名。編練隊伍。東庫精製刀槍。西倉招集人馬。大吹大擂的。雖未曾高樹旌旗。却很有稱王稱霸的舉動。如餉糧不足的時候。當然是恃着搶劫補助了。不多幾年。聲勢浩大。麥孟雄自尊為寨主。娜秀。娜艷。為左輔右弼。然後又收了五員虎將。都有蓋世之能。驚人之技。附境的官吏。都不敢與他爭較。



那近寨村莊裏的百姓。也都不向他等揚眉吐氣。日久時長他。果做成一方的土皇帝了。誰知他等舉動雖大。志氣却甚小。不多幾年。麥孟雁就向邪道中走去。全寨的大權。都付托與神武軍師賽半仙。他本身藏在那樸迷津裏。晝夜宣淫。實行去擁綠偎紅。無法無天。做那快樂世界的盟主。賽半仙本是箇賣嘴道人。最初說得天花亂墜。無非想混一碗安逸飯喫。後來大權在握。當然是耀武揚威。落得從旁開一開頑笑。就是他那左輔右弼。娜秀娜艷兩管愛女。都是荳蔻初葩。海棠春醉。情根發釁的時際。見他父親這般胡鬧。他等也就放浪形骸。自命都是風流聖手。說什麼中韋流言。桑間密約。日久見他父親。逢女必污。他倆也就無男不樂。大繼父風。鬧得風雨滿城。那遠近的居民。與往來的旅客。凡少有幾分姿色的婦女。固然不敢出頭露面。見那個風流寨主。卽如那些眉清目秀的美男子。也都不



敢見這兩個妖治將軍。一時遠村堡。都稱他父女三人。爲色界三魔。再說他三人的特性。都是棄舊吸新。無論什麼絕色男女。一旦墮入他等彀中。任你如何獻媚承歡。不滿三個月。都死在他等溫柔陣裏。可憐一年四季。那三尺青鋒之下。也不知送掉多少冤魂厲鬼咧。閒話少說。且叙麥娜秀。一日與娜艷爭愛一個美男子。雙方險些用武。後來那個男子。白白地送進了枉死城。他倆這纔罷手。但是彼此的方寸靈台。終覺添了一線裂痕。各人暗自發誓。必獨自覓得一個可意人兒。做隨身娛樂的專利品。方可發洩這番不平之氣。於是各人時常化裝。暗向各方尋覓。這日麥娜秀。改扮一個年少書生。妝飾得異常儉樸。信步搖進梅花莊。恰好從天真酒樓門首經過。忽抬頭向那酒樓裏看去。祇見東廂貼壁那個客座之上。端坐着一個漢子。年紀尙未曾入冠。生得眉清目秀。齒白唇紅。一副團圓如圓月般